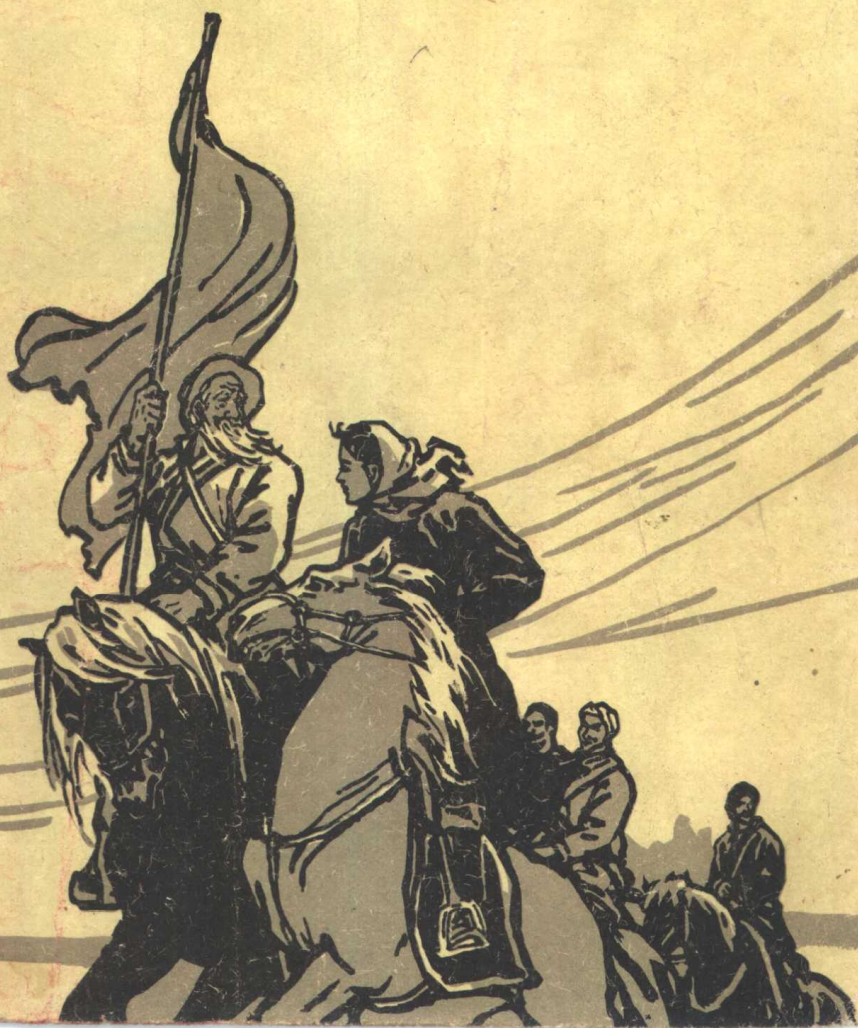


# 草原似錦

張長弓著



# 草原似錦

張長弓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1964年·沈陽

## 草 原 似 錦

張 长 弓 著  
許 勇 插图

☆

---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 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·6印張·6插頁·114,000字·印數：35,001—70,000 1962年7月第1版  
1964年5月第3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10158·311 定價(6)0.60元

## 目 录

草原似錦 .....	1
敖里古瑪和元丹扎木蘇 .....	22
旺其格 .....	28
鷹击长空 .....	44
水碧沙明 .....	59
鷹 .....	96
小猎手 .....	105
公社的假日 .....	120
“紅銅鎖”和“老主觀” .....	127
老經理 .....	138
迁往新居 .....	156
买 馬 .....	169
后 記 .....	190

---

## 草原似錦

“老支书，咱们那个自动挤奶器，到底啥时候来啊？”

老支书道尔吉开完支部会回来，盘腿坐在炕桌前，刚刚拆开女儿娜仁从城里寄来的快信，公社乳品化工厂的汽车司机才吉尔呼从窗外探进头来：

“老支书，到底有个准日子没？”

这小子汗沫流水地干了一天活儿也不嫌累，赶忙往嘴里扒拉了几口饭，就跑到老支书这儿来捣乱。

说他捣乱，并不冤枉，只要你一答碴儿，他就缠住不放，说起话来没边没沿，从机械化谈到自动化，而且，他提的都是些啥问题啊！

“老支书，你说说，咱这汽车能不能自动化？不用人开，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一按电钮，嗖！就把牛奶运回来了！”

我的老天，多新鲜！一瞧他那往上翘起的头发，就知道

“ 1 ”

这是个不安分的人。

你别瞧那个样儿，他在青年小伙子和姑娘们的面前却又是一个“大名鼎鼎，如雷贯耳”的“英雄”。才吉尔呼的一张嘴，东说梁山西说海，嘴里能吐出莲花来，啥事一到他口里，就能说的活灵活现。

“啧啧，那个大‘玛新’（机器）啊，好家伙哩，简直是千手千眼佛，一家伙就能给一百头乳牛挤奶，我敢跟你打赌，撒谎是个小狗！”他眨巴着大眼睛，从帽子底下翘出一绺头发来，长长的睫毛一忽闪一忽闪的，真象有那么回事儿似的。

老支书很不喜欢他，谁不是打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哪象他这样轻轻飘飘，哼！还是个共青团员呢！

最好的办法是，对他不理不睬。道尔吉从信封里抽出信笺，凑近窗前，借着黄昏时候仅有的一点光亮读信：

“爸爸，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了，旗委对牧区用机器挤奶问题非常重视，怕新学员回去不能胜任，特意派了工厂里有名的老工长崔山来帮助咱们……我们大约九月二十号就能到家……”老支书看着看着，赶紧揉揉眼睛，“什么，什么？等一等……崔……山……哪个崔山呀？我的天，莫非就是他？”

信上的的确确写着“崔山”两个字，老支书的心一下子卷进狂涛里，使他不由得往墙上看了一眼，墙上挂着一把宝刀，这是十年前一个叫崔山的老铁匠送给他的纪念品。刹那

間，老支書的眼前出現了一個鬢發斑白的老人，這是多么可親可敬的老人啊！

“老支書，到底有個……”才吉爾呼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，這個小伙子，又把腦袋從窗外探進來了。他那一雙熱情的黑眼睛，在娜仁的信箋上溜來溜去，嘿，有意思，難道還想從女兒給父親的信中看到對他的問候嗎？

老支書有些生氣了，冷冷地說：“掌灶的心急，鉄鍋不熱，還欠火候啊！”

“欠啥火候？”才吉爾呼睜圓了閃閃發光的黑眼睛。

“機器來了，你却把它緊緊登登鎖在庫房裏，連看一眼都不行，好象咱們一眼就把它看化了似的！哼，依我說呀，甭等着娜仁回來，咱們自個兒支起來就干！”

道爾吉怒沖沖地擰着兩撇黑胡子說：“小伙子，機器就是機器，不是燒水的鍋撐子，支起來就干？！好樣的，你要一口吃個大駱駝！”

小伙子一吐舌頭，縮回頭去剛想走，老支書叫住他說：

“快把你們樂隊集合起來，去接客人……”

才吉爾呼摸不着頭腦，“什麼客人呀？”

老支書把信箋往他眼前一伸，說：“九月二十號！娜仁她們就是今兒回來……”

沒等老支書把話說完，小伙子一聲歡呼，撒腿就跑。不大一會兒，大草甸子上回蕩着手風琴的悠揚的旋律，它就象輕風穿過白樺林，在和樺葉囁語；它又仿佛鳥兒飛翔在

草原的晴空，在廣闊的天地里，自由地抖動着翅膀兒。

幾個姑娘合着拍子唱起來了：

“草原呵，金色的草原，

明珠呵，光焰閃閃……呵…嗶啞……”

這時候，手風琴又奏出歡樂的節拍，調子里洋溢着青春的喜悅和對新生活的熱愛。聽起來，使人朝氣勃勃。盡情地唱啊，永遠也唱不完的年代的頌歌：

“老支書，樂隊報到！”才吉爾呼象鳥兒煽動翅子似的拉着手風琴，把頭又探進窗子里來了。

老支書酷愛音樂，這陣兒，他雖然仍舊繃着臉，擰着黑胡子，其實，心眼兒里早就喜歡他了：“這小伙子，心就象透亮杯似的，倒是個聰明傢伙，就是……”

## 二

道爾吉老支書所以不讓他們看機器，並不是怕看“化”了，實在是怕他們動手動腳的。特別是才吉爾呼，簡直是對他有辦法，他嘴里說的挺好听，瞅眼不見，就會伸進一只手去扳動齒輪，到底看看里边是啥樣兒的瓢兒。

就為了防備這一手，老支書干脆來個“絕”的，動員小伙子們從汽車上把機器搬進倉庫後，兩扇板門一關，“咯吱”一聲，扣上一把大鎖。

說真格的，老支書想要瞧瞧機器的願望比小伙子們還強烈，他瞅着人們不在倉庫跟前，就悄悄打開鎖頭鑽進倉庫，



用他那因快乐而抖动的手輕輕揭开了机器的套衣。就象勘探队采到了矿苗，騎手遇見了駿馬，小伙子在洞房花烛之夜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……不，这一切比喻都失掉了光彩，不如开门見山：老支书道尔吉看着自动挤奶器，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拿不动腿儿。

老支书虽然經得多，見得广，可是，在解放战争那烽火硝烟的日子里，他只是挂一支馬枪，掄一把大刀，日日夜夜生活在战馬的脊背上。从一九五一年复員以后，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故乡——巴隆阿魯臺原上劳动、工作，从互助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他和牧人們一起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。今天，草原要实现水利化、机械化、电气化了——他們公社的乳品化工厂完全用机器生产，他們这个飼养乳牛的、專門給乳品厂供給原料的专业队，就要用机器代替手工挤奶了。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，真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呢！

眼前喇地一亮，强烈的电灯光把屋里照得雪白雪白。老支书从墙上摘下那把宝刀系在腰間，又嘱咐老伴儿，在銀鑲的木碗里斟滿清亮噴香的馬奶酒，按照民族古老的风习，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洗尘。

“走吧，咱們去接！”由于兴奋，老支书两頰緋紅，眼睛里閃着光彩，走起路来还是不减当年那雄赳赳的騎兵风度。

姑娘們一路唱着，愉快的歌声飄在草原上，钻进云霄

里。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啊，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——毛泽东时代，他们不再和套马杆子、湿牛粪打交道了，而是要用那抓套马杆子的手掌握现代化生产中的奥秘。

晚霞在白桦林梢上燃烧，草原的夜姗姗而来，它把絳紫色的紗巾披在山头上、小河水里。蛙儿在塘边咯咯地叫，小溪在它那悦耳的低音唱着一支歌儿，多么安谧的秋夜啊！

这一伙欢迎的人群，等了许久也不见汽车的影子。汽车站的人们说：班车已经过去了，后边还有加车，但不知什么时候到。

等啊等，盼人是焦急的事情，难道今儿不来了？该死的小娜仁，尽放空炮！

前面，远远的公路上射着两道雪亮的光柱，一会儿，听见了嗚隆隆的馬达声。

手风琴的声音象江河流荡，倾泻着抑止不住的激情，姑娘们的歌声更高……。汽车“嗚”的声开过去了，連停都没有停一下。

才吉尔呼大失所望，姑娘们闭住嘴巴各自走散了。

“也许……有什么事儿耽擱了吧？唉！試机的日子还得往后拖……”老支书自言自语，叨叨念念。

才吉尔呼一肚子不高兴，这陣儿，他的嘴头可不饶人，

“掌灶的心急，鉄鍋不热！……”

老支书在黑暗里投过严厉的目光，小伙子一縮脖子跑远了。

道尔吉老支书自个儿往回走，在这样迷人的夜晚走路，如果不唱一支歌儿，简直是罪过。于是，他哼起了内蒙古骑兵的一支战歌：

“……挥动着闪电般的马刀，  
战马踏着烈焰前进……。”

前面，万家灯火，远处一道白亮亮的光带，就象把整个星座搬到了草原上，那就是公社里的乳品化工厂。一看着工厂上空的灯火，老支书更加沉不住气了。“人家日夜三班搞生产，咱们却供不上原料……唉！”

老支书有个习惯，天天晚上都要围着乳牛饲养场转一遭儿，不这样，连睡觉都不踏实。今儿，也不例外，脚步不由自主就来到了乳牛饲养场。

突然，使他大吃一惊。

乳牛饲养场里灯火通明，那些膘满肉肥的乳牛都各就各位，站在槽前慢悠悠的倒嚼儿。黑牛瞪着黄牛，烟熏子牛看着花腰子牛，它们不知道在这深更半夜里出了什么事儿。

牛槽前边站着两个人：那个细细纤纤的女孩子，不用看就知道是娜仁；另一个，宽肩阔背，五大三粗，一定就是请来的老工长。

道尔吉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畜舍，嘴里嚷着：

“怎么，他们先回来啦？”

“坐班车来的呢，绕着小道直接就到牛场来了。”娜仁上前拉着爸爸的手，要给他介绍那个老师傅，那人一回头，

道尔吉乐得象小孩儿似的扑了上去。

那个老工长扬起两道长长的白眉毛，那一对细小而尖锐的眼睛在眉睫下跳着愉快的火花。他抢上一步，一把抱住道尔吉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老弟呀……”

道尔吉哈哈大笑：“紫檀树枝杈多，草原的人们朋友多，放下帽子吧，崔山老哥哥，来到自己家啦！”

娜仁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，睁大了眼睛，看着这两个亲亲热热的老朋友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道尔吉说：“老哥哥，这就是我常提念的那个——你的大侄女。”

崔山好象才认识娜仁似的，上下打量了好半天，然后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把娜仁举上了头顶：

“好样的！高山出俊鸟，草地出人才啊！”

道尔吉忙说：“走！快到家去，咱哥俩好好唠唠。”

崔山一拍大手说：“行！不过……咱们今天的任务是‘检阅’……”他用手往牛栏一指，大踏步走了过去。

### 三

这天夜里，“检阅”了饲养场所有的乳牛之后，两个老人谈起了往事，一夜都没有合眼。

道尔吉老支书从绿鲨鱼皮鞘里抽出了那把宝刀，刀光一晃，唰啦一道闪电，它亮晶晶、冷森森，就象一泓秋水。他激动地说：“刀的钢口多好也不能割破鞘子，人多么聪明勇

武，也要听党的話啊！”

老工长崔山一听这句话，眼睛里閃着光輝，他把銀白的头顛一揚，說：“对呀！”

在两个老人促膝話旧的时候，小娜仁正和才吉尔呼一块儿在樺树林里傾吐衷情，老人們講了些什么，她根本就沒听到。

.....

一連几天，忙碌的日子过去了，机器早已安装完毕，一切都准备的妥妥当当。小娜仁在操縱室里专门看管电动机，那些照看挤奶的姑娘們也都經過訓練，技术嫻熟。从乳牛飼养場往乳品厂里运输奶子的大卡車已經开来了，開車的司机就是才吉尔呼。

这天，草原的天空就象用清水洗过的鏡子，风从达賚諾尔的湖面吹来，帶着一股淡淡的海洋的咸味和湿气。迎着微風，就象用鵝絨輕輕拂着面頰。

草原虽然絢烂多彩，却从来没有这样熱鬧过，牧人們用万年不老的青松扎起一座高大的彩門。姑娘們采来了馬兰花，猫眼花，鈴当花，芍药花……彩門就象是用花儿砌成的，野花吐着大草甸上所特有的芬芳气息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公社党委書記剪彩之后，小娜仁在操縱室里按动了电紐。长长的橡胶管都吸在乳牛乳房上，奶水象无数股細流，击濺着洁白的鋁桶，叮叮叮，咚咚咚，簡直就是音乐，最美的音乐。

老道尔吉兴高彩烈，他从家里捧出一面古筝，就在那花团锦簇的彩門前，用整个心灵彈奏起他所喜爱的騎兵之歌。古筝声和奶水击濺声融在一起，人們就象在达賽諾尔湖里游泳一样，周身都浴着温煦、柔滑的水流。

不料，就在这欢乐的日子里，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，运奶的大卡車只跑了一趟就再也不来了。奶牛一批輪着一批排在挤奶器前，奶水从小桶倒在大桶里，大桶里也盛不下，汽車还是踪影不見。

老支书赶紧派人往乳品厂打电话問詢，他自个儿走出彩門，眼巴巴地望着躺在茫茫碧野上的公路。

这时，老工长崔山当机立断，他举起青筋突暴的手臂，斬釘截鉄地高喊：“停車！”

机器虽然很快地停了下来，但，奶水仍然从牛的乳房里往外流，象銀子那样洁白而閃光的乳流洒在了草地上。

打电话的回来說，汽車并沒发生什么故障，是才吉尔呼那小伙子睡着了。

老工长眯起一双細小而尖銳的眼睛，直直盯着道尔吉，眼神里含着憤怒、焦急、惋惜、埋怨……似乎在說：

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老支书！你看，你把草原上的年輕人管教成啥样了？这样的工作态度！”

然而，老工长並沒有吐出半句埋怨的話，只是果决地說：“我去开大卡車，讓那个年輕人睡懶觉吧！”

他的話就象板上釘釘，不可駁回，老工长崔山真的替才

吉尔呼开上了卡車。

原来，才吉尔呼的心情不在汽車上，而是在操縱室里。

在安装机器的时候，他稍微一有空儿，就跑到操縱室，圍着机器轉悠。当然，小娜仁严厉地制止他，坚决地不允許他往机器上伸手。可是，这小子却蛮有一股子韌性，不讓伸手嗎？就站在旁边看，看着他的娜仁是怎样用纖細的小手操縱这龐然大物。而且，看着看着，他也似乎懂了門儿，用行話說这叫做“偷艺”，他所以能开汽車，也是整天跟拖拉机手們泡在一起看会的。

白天開車，晚上跑到操縱室看机器，天天如此，风雨不誤，小伙子的眼里熬出了紅紅的血絲。

越喜爱那复杂的机器，也就越发对运输工作不安心，常言說：衣裳长了絆腿。思想一溜号，工作就出了毛病。

这天，他运完了一趟牛奶之后，就象老牧羊人那样，找个地方盘腿坐下，一心一意地喝起茶来。一边喝茶一边想：“汽車最好不用人开……一按电紐……咱也坐在操縱室里摆弄摆弄那架机器……噯，噯噯……別睡，这該死的眼皮，总想打架……难道我就学不会？难道……”他睡着了，由于难以克制的疲倦，由于怀着运输工作反正无关紧要的心情……他睡着了。

等到老工长崔山坚决地坐在駕駛台上，手把方向輪脚踏油門，根本就不听他解釋的时候，他懊悔地低下了头，心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难受过。而且，真是禍不单行，小娜仁

在这天晚上找了来，她就象一只好斗的雄鷄，狠狠地和他吵了一架，把他說的一錢不值。更严重的是：她口口声声发誓，再也不理他了！

“难道……我是懶蛋嗎？”才吉尔呼的头发完全翘起来了，他眨着黑眼睛，閃动着长长的睫毛，痛苦地思索：“我是那油嘴滑舌光說不干的人嗎？啊，她那是說些什么？‘都象你这样的思想，牧区就别想实现机械化！要想生产机械化必須首先有工人阶级的头脑……’哼！把在工厂里学的那套都搬出来了，我的头脑咋啦？难道真象她說的那样……生……了……锈！”

小伙子連懊糟帶羞愧，一連两天三夜沒出房門，睡不穩，吃不香，真象得了一場大病。

就象一面鏡子似的，才吉尔呼的情緒好坏，都直接反映在小娜仁的臉相上。这几天，小娜仁虽然仍旧聚精会神地在操縱室里工作，而且做的毫无瑕疵，可是，她那美丽的，紅噴噴的小臉上却象蒙了一层灰尘。

这天晚上，工作完了以后，娜仁就靠在窗前看书。不知是什么书这样难懂，尽管她的眼睛，始終不离开书本，却好久好久也不翻过一頁。

道尔吉老支书和崔山一挤眼，他抽出那把宝刀，象跟前沒人似的講起了故事：

“一提念起这把刀来，就是十四年前的事儿了。

“也是这样一个秋天，草原上到处燃燒着战火！我們一排人正追击蔣匪胡图仍嘎……。土匪他媽的都撒开了兔子



腿，我們一路緊追，馬跑的快，歌唱的歡：

“‘揮動着閃電般的戰刀，馬蹄踏着烈焰前進……’”

老支書一邊講着唱了起來，女兒還是緊鎖雙眉，在那兒只顧看她的書。

老支書還是接着往下說：

“嘿，蔣匪就在前邊，眼兒就鑽進葦帘溝里去了，那大柳塘子，鑽進去就甭想找見。

“戰士們都紅了眼，齊聲說：‘老排長，怎麼辦？’我說：‘追！抓他媽活的！’

“正在這個勁頭上，營里下來命令：立刻停止追擊！

“什麼停止追擊呀？蔣匪鑽進柳塘子里就打不着了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哪怕回去受處分呢，先過過癮！”

“喲，那行嗎？”小娜仁已經不看書了，她往前湊了湊，睜大稚氣的眼睛直直瞅着父親。

老支書不理那個棧兒，還是往下說：

“一排人沖上去了，但是，把咱們軍隊的整個部署打亂了！這一仗打得好慘啊！就因為我們沒執行命令，不但沒套住狼，還差點兒舍了孩子！

“我當時受了重傷，把大馬刀也打丟啦。雖說沒受處分，不過……人做了錯事即使騎上大雁也難飛，自己的心是最嚴厲的審判官！

“可能是由於那次魯莽的過失吧，傷養好了以後，就把我派到鎮上的兵工廠里。說是兵工廠，其實，論人，不過